

叢書小想思術藝

種一第

名圖拉柏

譯文苑林

話對的愛

行印社務服化文際國

譯序 國三十四年六月廿五日 譯者 沈從文

「愛的對話」是 Plato 所作 Symposium 的譯文。

Symposium，用最時髦的名詞，可以譯作「座談會」。在古希臘是一種有音

樂歌唱和自由討論的宴會。

柏拉圖這篇對話的中心題材，是古今中外男女老少所最感興趣的問題——愛。

「世界文學故事」的作者約翰·梅西說：「Symposium」是柏拉圖最美妙的文學作品……在這篇對話中，我們看得出「柏拉圖式的愛」究竟是什麼意思……在這篇對話中，有無限的智慧和歡欣；其中性格的描寫，使人認識柏拉圖是個大戲劇家，其中的幽默，使他那最錯綜的思想變得津津有味，其中的精美文句，使人知道他是一個真正的詩人。」

侍桁兄最近問苑文有什麼譯稿可以出版，我就慫恿她把這篇名著縮譯出來。多年來自己想做而未能做的工作，苑文很快地就把它完成了。當我讀着她的譯稿的時

6-15-225 106

候，我自然是高興極了。

記得好像是印度大詩人太戈爾說過，如果世界上沒有花你才真能了解花的可愛。其實，如果人間沒有愛，那這無論世界上有多麼美麗的花，也不會爲人所珍貴的。愛是真善美的源泉，也是人類願爲改造世界而奮鬥犧牲的動力。耶穌，林肯，馬克思，列寧，孫中山，甘地，所有世界上偉大的改造家，他們的思想儘管不同，他們的動機無疑地都是出於愛人類。自由，平等，和博愛在創建民主世界的工程上是缺一不可的。

今天，從社會的立場來看，是愛情和友誼應該更受重視的時候。今天，從中國的需要來看，是黨派的舊仇宿怨應忘懷的時候。今天，從世界的需要來看，是「天下一家」，「四海之內皆兄弟」的博愛胸懷亟應培養的時候。所以，我相信，這篇愛的對話不但是一本青年人愛讀的書，而且是一本青年人應讀的書。

民國三十四年六月廿五日鍾天心序於重慶民主世界雜誌社。

對話的人物

亞普魯多拉斯，他對他的同伴復述他從亞里斯多特馬盧聽來的，而且已告訴過哥幹
一次的對話。

費特拉斯

坡舍尼亞

耳力西馬卡斯

亞里斯多芬

亞卡頓

蘇格拉底

亞爾西巴德

一隊開滿者

對於你所詢問的事情，我相信我可以作充份的答復。因為前天我從法來冷的家裏出來時，我的一位相識，他在後面看見我，遠遠地帶玩笑地呼喚我，說：亞普魯多拉斯，你這個法來冷人，停步吧！於是我還命停步；然後他說，我正要找你，亞普魯多拉斯，我想詢問你關於蘇格拉底，阿爾西巴德，及其他的人在亞卡頓的晚宴中所發表頌揚愛的言論。浮恩力斯，菲獵的兒子，把那些言論，告訴別人，他轉告訴了我；他敘述得很不清楚，但是他說你知道，因此我希望你能把那些言論告訴我。除了你，還有誰該作你的朋友的言論之報導者呢？首先請告訴我，他說，你曾否參加宴會？

哥幹，我說，你的報告者一定是報告的十分糊塗，如果你以為這個宴會是最近舉行的；或是以為我可以參與那個會。

是呀，他答稱，我是這樣想的。

不可能的。我那時難道你不知道亞卡頓已好幾年不住在雅典了；而我與蘇格拉底相識，并以知道他的所言所行為日常工作，至今還不到三年。有一個時期，當我遍遊世界，我以爲自己已很能幹了，其實我是個最無用的人，不比你現在好。我認爲我敢任何事情都比做哲學家好。

好啦，他說，不要開玩笑，告訴我那個宴會是幾時舉行的。

在我們童年的時候，我答稱，當亞卡頓的第三本悲劇獲獎，也和他的歌舞隊作勝利的祭禮之時舉行的。

那末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他說：誰告訴你的——是蘇格拉底嗎？

不是，我答稱，是告斯浮思力斯的一個朋友；他是一個短小的人，永不穿鞋子，名亞里斯多特馬，息打典尼姆市區人。他曾參加亞卡頓的宴會，我以爲，在那些日子，再沒有人比他更誠心地欽佩蘇格拉底了。而且，我曾以他所敘述的若干部份請教蘇格拉底是否屬實，他證明其爲真實的。那末，哥魯說，讓我們再說說這個故事吧，到雅典之路不是爲了談話而費嗎？於是我們步行，并談論關於愛的對話；所

以，我首先說，對於你的請求，我有充份的準備，如蒙你願意，我可以複述一番。因為談論或聽別人談論哲學，時常給予我最大的快樂，且不要說有所得了。但是當我聽到另一類的談話，尤其你們這些富人與商人所講的話，我使感到不愉快；我憐憫你們，我的同伴，因為你們以為自己在工作，其實你們是一無所事。我敢說你們同時也在憐憫我，你們視我為一個不幸的人，你們很可能是對的。但是我對你們的批評，是根據我對你們的了解而作，而你們對我的批評，則只憑一種假設——這是有分別的。

同時——我明白，阿普魯多拉斯，你仍舊是一樣——時常譏諷你自己和他人；我相信除了蘇格拉底以外，你憐憫所有人類，你并且首先憐憫自己，此你之所以被稱為瘋人阿普魯多拉斯，我不知道你何以得到此諱號，但是這個瘋人的諱號是適當的；因為你時常譏諷你自己和蘇格拉底以外的一切人。

阿普魯多拉斯——不錯，朋友，我之所以被譏為瘋狂，和失本性，因為我對自己和你們具有這種觀念，不持有其他證據了。

問律——不再談這個了，阿普魯多拉斯；讓我重新請求複述那個談話吧。

阿普魯多拉斯——好吧，愛的故事是這樣的：或許我最好從頭說起，并設法把亞里斯多特馬的話一句一句的告訴你：

他說他遇見蘇格拉底沐浴清潔并穿上皮帶鞋；因為穿皮帶鞋係一件罕有之事，他問他打扮得像個情郎，到底要到那裏去：

去參加亞卡頓的宴會，他答稱，他請我昨天去參加他的勝利祭禮，我因怕人太擠擁，拒絕了，但同時答應他改今天去；所以我得穿上華服，因為他是一個斯文人。你不要詢問，同我一塊去好嗎？

謹當遵命，我答稱。

那末跟我來吧，他說，讓我們改變那句寓言：

「善人作了愚人宴會的不速之客」。

我們的寓言是：

「善人作了善人宴會的不速之客」。

這種更改可以獲得荷馬的支持，他不單更改了，而且在文字上污辱了這寓言，因爲，他把亞甘曼郎描寫成一個最勇敢的人以後，他讓懦怯的戰士，曼尼羅，作亞甘曼郎的獻祭的宴會的不速之客，不是賢者作愚者的不速之客，而是愚者作賢者的不速之客。

蘇格拉底：我怕我的情形就是如此；有如曼尼羅在荷馬的詩內，我將是個愚者，他

「作智者宴會的不速之客」。

但是我聽說我是你邀請的，然後你將有所藉口，去走親戚，回鄉，尋樂，——

三人同往。

他以荷馬詩的口吻答稱：「他們當中這個或那個可以在路上想出一個藉口。」

這是他們在路上所談的話。蘇格拉底在出神的時候落在後面，並且表示希望等待他的亞里斯多特馬繼續走在前面。當他到達亞卡頓的寓所時，他看見門戶大開，一件可笑之事發生。一個僕人出來迎接他，並置立別引進客廳，客人都在裏面

靠坐，因為宴會快要開始了。他一進去時，亞卡頓說，歡迎，亞里斯多特馬——你剛好來與我們共餐，如果你到了刻的事情前來，把它放下，來和我們一塊吧，因為昨天我找你，如果我找到了，我是要請你參加的。是你把蘇格拉底擺在那裏了？我轉身一看，蘇格拉底不見了；於是我得解釋一刻鐘以前我是和他一塊的，并且我是他請我來晚餐的。

你來是很對的，亞卡頓說；但是他本人在那裏呢？

我進門時他還在我後面，他說，我不能想像他怎樣了。

去找他吧，孩子，亞卡頓說，并並把他帶進來；此時你坐在耳力西馬卡頓旁邊好嗎，亞里斯多特馬。

於是僕人幫助他洗滌，然後他睡下，然後馬上另一個僕人進來報告我們的朋友，蘇格拉底，已進了鄰屋的迴廊。「他在那裏出神，」他說，「當我招呼他時，他並沒有驚動」。

真奇怪，亞卡頓說：那末你必須再呼他，并且繼續的呼他。

隨他去吧，我的報導者說：他喜歡停留在任何地方，並且沒有理由地出神。我相信他不久便來；所以不要騷擾他。

好吧，如果你這樣想，我便隨他好了，亞卡頓說。然後他轉過來對僕人說，「我們晚餐吧，不必等他了。你們喜歡上什麼食物就上什麼吧，因為這裏沒有人會給你們命令的；我一向沒有隨你們作主。但是在這個場合，你們就假設你們是主人吧，我和我的同伴都是你們的客人；殷勤款待我們吧，如此，我們將稱讚你們。」於是晚餐開始了，但仍不見蘇格拉底；在進餐時，亞卡頓數次表示要請他來，但是阿里斯多特馬反對：最後，在酒過數巡的時候，——因為這種一陣的出神通常是不會持久——蘇格拉底進來了。獨自靠坐在飯桌末端的亞卡頓，請求他坐在他的旁邊；使「我可以接觸你」，他說，「并得沾你在迴廊想起的，現為你所佔有的聰明思想之益；因為我確信在你未找到你要找的東西以前，你是不會離彼來此的。」

如命就坐，蘇格拉底說，我真希望智慧可以經由接觸，從一個智識淵博者灌輸到一個無智慧者身上，一如水之從一個滿杯倒到一個空杯；果能如此，則我靠坐你

身傍，真是一種莫大的權益！因為你曾以豐富和優美的智慧之泉灌輸我使我豐滿；而我自己的，則只是一種十分渺小和可疑的智慧，與幻夢無異。但是你的智慧是明朗而充滿希望，前天它以一切青春的光輝表現於三萬餘希臘人之前。

你在開玩笑，蘇格拉底，亞卡頓說，不久你我必須決定誰獲得智慧的勝利標章——關於這問題，戴奧尼賽斯酒神將作裁判人；但現在你該好好的進餐。

蘇格拉底在臥榻上就坐，並與其餘的客人共餐；然後奠酒開始，在稱頌神的歌詩已唱過與阿有的儀式已舉行以後，他們快要開始飲酒時，坡舍尼阿說，現在，我的朋友，我們如何能納飲酒而不致受傷害？我可以告訴你們，昨天的豪飲使我受到嚴重的影響，我需時間來恢復我自己；我懷疑你們大多數人均遭同樣的窘境，因為你們都參加昨天的宴會。那末想一想吧！飲酒如何能隨便呢？

我完全同意，阿里斯多芬說，我們應該法避免狂飲，因為我自己也是昨天喝醉的一個。

我認為你是對的，耳力圖馬卡斯，阿琴曼那的兒子說；但是我仍願意聽另一個

人說話：阿卡頓可以狂飲嗎？

我不能夠，阿卡頓說。

那末，耳力西馬卡斯說，頭腦衰弱如我，阿里斯多特馬，費特拉斯，和其他不能飲酒的人，很幸運地發現頭腦強健的人不想飲酒。（我所說的并不包括蘇格拉底，他可以飲或戒絕，并且不管我們怎樣辦。）好吧，既然同伴中無人想飲很多的酒，請原諒我以一個醫師的資格來說豪飲是一件不好之事，可能的話，我永不跟人豪飲，我自然不會叫他人豪飲，尤其不會叫仍在受昨天飲宴的影響的人這樣做。

我時常遵照你的勸告辦理，尤其在你以一個醫師的資格說話時，費特拉斯，這位邁連拉人接着說，其餘的同伴，如果他們聰明的話，他們亦應同樣辦理。

大家都同意飲酒不是那天的程序，隨大家喜歡喝多少。

那末，耳力西馬卡斯說，既然大家同意飲酒是自願的，絕不帶勉強性，讓我跟着提議把剛來的吹笛少女遣走，隨她自己去消遣，或者，如果她高興的話，找裏面的婦人去。今天讓我們改開座談會吧；如果你們許可的話，我將告訴你們是怎樣一

神座談。這個提議被採納了，耳力西馬卡斯說以下的話：

他說，我將學麥爾森在幼里披底的詩內所說的話來回答，

「不管什麼話」

我聽說的，不過是費特拉斯的話而已。因為他常常以一種生氣的口吻對我說——「這是一件多末奇異的事呵，耳力西馬卡斯，其他的神都有為稱頌他們而作的詩與歌，在這許多詩人中卻沒有一個人頌揚那個偉大而光榮的神，愛神。還有那些有價值的詠辭家——例如優起的普魯狄卡斯，他曾以散文縷述赫拉克里和其他英雄的美德；尤其特別的是，我曾讀過一篇哲學的文章，在那裏面鹽的功用成爲一個流暢的談話的題目；許多其他類似的東西都獲得同樣的榮耀。總以爲人們應對它們發生一種熱切的興趣，而直至今天却仍無人敢歌頌愛神。於是這位偉大的神使完全被忽視了。」關於這一些我覺得費特拉斯是很對的，因此我們要給他一種報酬；同時我以為此刻集會在這裏的，再沒有比爲愛神更好的事情了。如果你們同意我的話，則不怕缺乏人講話；因爲我想讓我們每個人輪流，由左至右，作一段關於愛神的

請演。讓他把他能說的最好的話告訴我們吧；而費特拉斯，因為他坐在左邊的第一位，又因為他是這種思想的父親，應該首先說話。

● 沒有人會反對你，耳力西馬卡斯，蘇格拉底說。我如何能反對你的建議呢。我曾表示除了愛的事情以外，什麼都不懂；我想亞卡頓和坡舍尼阿亦不會反對；阿里斯多芬也是無可置疑的，他把靈顯精神用於與尼賽斯和亞扶魯帶提的身上；在我週圍的人亦不會不同意的。我注意到這個促議對於我們坐在末位的人有點為難；然而，如果我們能先聽到些好的談話，我們亦會感到滿足的。讓費特拉斯開始頌揚愛吧，祝他幸運。所有的同伴都表示同意，並且希望達蘇格拉底的命做。

阿里斯多芬未能回憶所有的談話，我亦不能回憶所有他告訴我的話；但是我將告訴你我認為最值得記取的，以及主要發言人所說的話。

費特拉斯首先承認愛是一位雄偉的神，在神與人之間他是奇妙的，他的出生尤其奇妙。因為他是衆神中之最長者，這對於他是一種尊榮；他享受這種尊榮的一個證明，是沒有傳記說及他的父母的；詩人歐歐忒黎德說他有杜柯父母。有如希

西亞所說：

「混亂局面最先來臨，然後孕育地球。

那個萬物棲身之處。

以及愛情。」

換言之，經過混亂局面以後，地球與愛情兩者便產生出來了。巴爾曼里底歌頌創世紀：

「在一班神中，他首先造夢神」。

亞刻西羅同意希西亞的說法。於是許多證人證明愛神是衆神中之最長者。不單是最長者，而且是我們最大的幸福之源泉。因為我不知道，對於一個開始生活的青年人，是否還有比給他一個優美的愛人更幸福的東西，對於一個被愛者亦是如此。因為那個應該作為過高尚生活的人的指南之原則——那個原則，我說，親暱、榮譽、財富、或任何其他其他的勳績，都不如愛情之能培植它。我所說的是什麼？是說榮譽與不榮譽之感，沒有它，國家或個人都不會作任何良好的或偉大的工作。我說當一

個愛人被發現在作一種不榮譽之事，或因生性怯懦而忍受他人侮辱時，如果他是被他的愛人發現了，則他的痛苦將比被父親、同伴、或任何人發現更大。被愛的人也是一樣，當他被發現處於一種不名譽的境況中，亦有同樣的感覺。如果有辦法使一個國家或一個軍隊為愛人所構成，則他們必成為他們的城市的最好的管理者，戒絕一切不榮譽之事，并且互相競取榮譽；當並肩作戰時，雖然只有幾個人；他們亦可以征服全球。因為在棄職或棄甲時，那一個愛人不會覺得甯為天下人所見也不願為所愛者發現呢？他準備死一千次也不願忍受此難堪。或者誰會在危難時拋棄他所愛者或使他失望？在這樣一個當口，最怯懦的人會變為勇敢的英雄，與最勇敢的人一樣；愛神會鼓勵他。有如荷馬所說，神吹進有些英雄的靈魂之勇氣，愛神之本質把它灌輸給愛人。

愛能使人敢於為他們的所愛者而死——只有愛能夠；婦人與男子一樣。關於這點，亞爾雪悌，披里亞之女，是一切希臘人的紀念碑；因為她願意代她的丈夫死，而沒有任何其他的人會這樣做，雖然她有父親和母親；她的溫柔的愛情超過了他們。